

策府統宗

卷十一

春秋上

春秋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者於策小事隨時而記
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韓宣子通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宗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矣
記注多違舊章孔子因魯史策書成史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而用之
曰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與魯君子左印明觀書大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後其意動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
言印明恩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鄭氏左氏之傳鄭氏無師失氏之傳鄭氏無師失氏之傳
公羊穀梁左氏三傳至今猶存

春秋名義 春秋者魯史之舊名也古凡史官記事必先立年時月日而後書其事謂之紀年故母歲所書四時必備其辰名春秋者春可以該夏秋可以該冬杜氏預謂
舉之以為所記之名是也若三統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春秋者春為生物之始秋為成物之終故曰春秋及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故作春秋九月當成以其春作秋故名春秋或以為取春實秋殺之意或又以為一殺一復若春秋然皆非也蓋春秋之名不始於夫子禮坊記云魯春秋記
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此事屬詞春秋故也左傳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易象春秋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前則知孔子未修之時已有春秋之目至孟子以
之乘楚之檮杌與魯之春秋並列而晉諸司馬侯為羊舌肸曰習于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曰當教之以春秋春秋外傳中叔時司馬侯乃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
春秋不云乘與檮杌則春秋是其本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獨別號故守春秋是列國皆有春秋不但始於夫子並不始於魯也惟魯之春秋經聖人筆削而百王之大法
昭焉遂以闢尊其名爾齊魯據曰春秋古史記之通稱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
至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之書始晉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者也

詩亡春秋作 困學紀聞詩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美懷懷
為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為怨則亂賊之黨猶未風也無衣之詩持天子之命無後安則秦秦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伯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嘗有頌
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而詩遂亡夏商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為無人矣春秋所為作與
聖人作經之意 鄭樵曰或曰聖人作經之意何如曰聖人之意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自有史書成而獻於王王命內史掌之以別其同異考其虛實而知其美惡周
自東遷以來威令不振諸侯無所畏畏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善惡惡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聞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八千言之間
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不實者即經以傳其實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左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一經遠端乎魯及其至也
為風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案鄭氏此論正孟子所謂事則齊桓晉文義則孔子為春秋春秋作而亂賊懼者其發明聖人作經之
意與經緯益天下萬世之義至矣

春秋正名分 莊子春秋以道名分鄧子曰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朱氏翼謂如正月加王筆之也吳楚之君不書其削之也晉侯召王而曰降以示防也
齊桓出君曰衛侯出奔以戒君也仲子曰惠公仲子成風曰僖公成風嚴嫡庶也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衛衛而曰衛侯之兄衛侯之弟也陽虎陷臣而曰陽虎楚僭王
而曰子討衛也糾不書而小白書齊不書而忽書鄭定長助也晉書中生許書子止重父子也凡此類皆所以明分義也傳稱隱為攝而書以公則非攝矣傳稱
止不實無而書以糾則非不實無矣立未踰年而書曰君正里克之罪也惠之滅歸獄於趙衰而書趙衰之罪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其虐賊之名也

三綱 因學記問春秋以道名分其特書三綱之大者曰成宋亂以宋督弗討而貨賂是取也曰宋災故以蔡般弗討而細故是却也曰用致夫人以嬖妾無辨而宗廟

之禮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強而威福之柄移也何其屢乎

三體 春秋綴叙之體大凡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體者如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必載故為書之祭祀婚嫁盟放逐葬皆國之大事其合禮者夫子不錄公羊

二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書之如瑞璽災異人君被殺被執奔逃列國入納而非常之事故特筆書之所謂十者志書以志實略常以明禮省辭

以從簡變文以示義即此以見從簡記是以著非示難以存禮詳內以異略略因舊史損益以成體又杜氏預左傳序三體者謂凡微顯聞幽成義類者皆據舊列於義

指行事以正褒貶此發傳之體一也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此發傳之體二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此發傳之體三也

三義 先儒謂所見異辭三語必有所本也而齊魯諸儒述之然其義有三關文一也諱惡二也言孫三也

三世 三世之說有二鄭氏據左經授神契隱元年蓋傳十八年為一世傳十九年蓋傳十二年為一世蓋十三年蓋傳十四年為一世鄭曰以九九八十一為限何氏三世者

昭定哀為所見之世文宣成襄為所聞之世隱桓莊閔僖為所傳聞之世

三關 拾遺記何休作左氏春秋公羊廢疾殺梁墨守謂之三關

四繫 春秋有四繫以事繫之以日繫之以月繫之以時繫之以年

五例 杜預謂春秋有五例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日及之類

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諱假豐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直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東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

而亡善微而章書齊豹三刺人名之類是也

五始 何休文論例五始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

五十凡 孔疏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按隋志有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五經斷例 胡傳自序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聖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三科九旨 何休文論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

科九旨也朱氏注以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為三科一時二月三日四王五天王六天子譏八貶九絕為九旨謂時與月日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

旨也譏與貶絕親疏之旨說與何氏為異

七缺 何休文論例七缺者惠公紀四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為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是為婦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為臣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戮為君之道缺也晉侯殺其世子甲生宋公殺其世子瑤為父之道缺也是世子而臣殺其君殺其君固為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燕十四年八月乙亥魯傳三十一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為七缺也

七等六輔二類 何休文論例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見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春秋無例 程子曰五經如法例春秋則斷例也五經如藥方春秋則用以治病也謂春秋為易言則微辭與義有難明謂春秋為難言則大義昭然原易見似有所謂例矣

未嘗泥乎詩位名字也

春秋無違例 春秋繁露易異連上詩無違詁春秋無違例胡氏曰春秋有事同而辭同者後人因謂之例其事同而辭異者謂之變例

春秋家多以例名書。董子春秋繁露云：易無違上詩無違詰，春秋無違例，斯可謂要言不煩者矣。自世儒以例求經，於所撰者多名之曰例，故有曰牒例者。鄭氏取劉氏贊，也有曰論例者。何氏休也。有曰通例者。韓氏滉。陸氏希聲。胡氏安國。畢氏良史也。曰經例，則方氏範也。曰傳例，范氏寘也。曰說例，吳氏略。劉氏敬也。曰畧例，劉氏獻之也。曰統例，丁氏副。朱氏林也。曰纂例，陸氏淳。于氏應中。姜氏乾。嗣李氏應龍。戚氏崇。僧也。曰總例，韋氏表。微成氏元。孫氏明。復周氏希。孟氏夢。得吳氏澄也。曰凡例，李氏謹。曾氏元生。王氏樵也。曰類例，石氏公儒。胡氏維寅。周氏敬孫也。曰忘例，馮氏正符也。曰演例，劉氏熙也。曰義例，趙氏瞻。陳氏知柔也。曰判例，張氏思伯也。曰明例，王氏哲。王氏日休也。曰新例，陳氏德寧也。曰名例，陳氏富也。曰門例，王氏立。王氏銳也。曰地例，余氏嘉也。曰會例，胡氏翼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序例，則家氏鉉翁也。曰括例，林氏堯叟也。曰本例，崔氏子方也。他如梁簡文帝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死孫立節有例。論張大有例。宗嘏氏助有例。詭黃氏澤有義例者。眾目紛紜，雖不無發明之處，而多指亂視學，者莫適所從。要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斯為得之。

春秋兼詩書禮樂易。胡安國曰：春秋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守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志怨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案胡氏此論精粹之極，所以然者，聖人之心純乎詩書禮樂之理，盡乎卦爻象之變，故一筆一削皆肖其中之蘊蓄而出也。

春秋天法王法。郝仲興曰：錫桓公命，莫成風王不書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時，此天法也。不書即位名天子，宰貶諸侯，討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謂天子之事，邵子謂盡性之畫，胡定謂存心之要典也。

春秋天子之事。胡安國曰：春秋孟氏發明宗旨，自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踵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為已任而誰可。五典弗恤，已所當敘。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案典禮服刑天子主之，春秋亦非自主其事，然以天子之法履貶其人，則即是行天子之事耳。若說到託南面之權，便不是。

春秋百王不易大法。程子曰：天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夫子嘗周求聖人不復作，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不謬，違不悖，質無疑，侯不惑者也。微辭奧義，時措從宜，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案寬猛之宜，是非之公，即帝王刑賞所以當也。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即盛世風俗所以美爭訟所以平也。至於正父子君臣之經，則人道所以立。詳春王正月之制，則天道所以成。備旱乾水溢之災，則地道所以平。其為百王不易之大法，信矣。

春秋代王者賞罰。朱子曰：周衰，王者之賞罰不行於天下。諸侯驕陵弱，眾暴寡，是非善惡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因魯史而修春秋，代王者之賞罰，是是非非善惡而惡惡，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案朱子此論，所謂春秋天子之事也。其代賞處若齊桓伐楚，書爵以美攘夷之功。其代罰處若楚人侵鄭，奪削以著滑夏之罪。

春秋以王法正是非。歐陽修曰：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也，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案歐陽氏此論，極得經曰：王正月王人王使而尊王者意。違王者貶，皆是明王道以扶周意。

春秋公非有意。邵子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聖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功也。如因牛傷，則知魯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魯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魯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案邵子此論，深得聖人之意。從來說者，皆謂深文刻意以快人之陰私，厚誣聖人矣。

春秋責被侵伐。程子曰：春秋諸侯不稟命天王，擅相侵伐，聖直書其事，而常責天被侵伐者。蓋兵加於已，則引咎自責，或辨論之以禮，又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上告之天。

予下訴之方伯近赴於鄰國必有所直在焉不勝其忿而忿而與之戰則以與之戰者為主責已絕亂之道也案念而與戰固是罪然擅侵伐者豈其罪反輕耶至謂告天子訴方伯赴鄰國此尤迂當是之時雖天子不能為方伯不能討鄰國不能睦是以被侵伐則告之訴之赴之何益耶

春秋孔子刑書即子曰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案周子云春秋之正王道明大法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亦此意信乎聖人一字之駢嚴於斧鉞矣

春秋幾微獨斷宋翼曰鄭伯使宛來歸柩而書曰入內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送會諸侯伐秦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著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董仲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筆之擅也凡此類皆所以著幾微而伸獨斷也

春秋宅心忠恕胡文定謂春秋宅心忠恕如隱公死於仲瑩而書曰薨桓公死於彭生而書薨於齊昭公見逐於季孫意如而書曰孫於齊文姜敗蕪穉姜之淫惡亦書夫人書小君死亦書薨齊桓公殺姜以屍歸書夫人薨喪至自齊凡此皆曲為諱諱其忠恕即可見矣

謹嚴切近困學紀聞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屬辭比事程端學曰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夫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仇主王姬婚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弑閔孫邾之亂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

春秋從赴告策書啖助曰列國至多若會盟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幾况他國之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又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如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是直據史文書之耳

災異必書困學紀聞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所以訓實畏防怠忽也凡書日食者三十六山崩二震電二地震五不雨七雨雪三大雨電三內外大水九無冰三星災四大旱二凶年七蟲災十八他如隕石六鳴石言及人立之類不可悉數唯有年大有年各一

有貶無褒之非有謂春秋有貶無褒者因孟無義戰之言而泥之也有謂無褒無貶者因竹書紀年載鄭棄其師齊人殲於遂之事而泥之也不知春秋為名分而作如一於貶則謂之災書可耳褒貶皆無視為野史可耳不亦銀乎

褒貶從質之非公羊家舊說云褒貶之文從夏之質趙匡非也春秋因史制經其大要有二凡郊廟長紀朝聘蒐狩婚取遠禮者議之是與常禮也非常之與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是者權制也皆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明王道而為法後王何必從夏乎

春秋穿鑿有二治春秋者其穿鑿大端有二一以日月為褒貶一以稱名稱爵稱號為褒貶也呂大圭曰春秋有違例有特筆如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凡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此違例也如天王狩於河陽陽虎刺不書書益竊謂主大弓此特筆也

言重辭複無美惡或謂春秋言重辭複必有大美惡焉非也劉永之曰春秋紀載有五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者如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盟是離為二事矣故再書焉踐土之會盟不異書同日也平即會盟則異書異日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如將書其取鼎則始之以成宋鄭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如既書宋伯姬卒於澶淵之會又終之以宋災故有聞而書者如子朝之亂林欽自至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有承赴告之辭而書者如劉單以王猛居於宋則來告宋敬王居宋而尹氏立於朝則來告矣皆紀實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

春秋書法可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以其筆削之嚴也筆削之嚴應與過於秦獄之事然春秋書法實有可疑者趙盾之不討賊許止之不嘗藥而皆書弑以責有父歸也楚王麇之死據左傳公子圍入問疾繼而弑之則圍實弑麇也而經書麇卒說者曰楚以疾赴故不書弑夫弑君而嗣位誰肯以試赴告列國者以疾赴遂不書弑是轉開一規避法也是靈王之被弑也左傳謂王田於乾谿聞公子比自晉歸作亂遂自縊則與被弑者有間而經則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一則于弑者

脫其裁君之罪一則自繼者生臣以裁君之名。又如齊獨子茶之死據左傳悼公使朱毛弑之陳乞不過先廢茶而立悼公耳悼公既立不得專生乞罪也而經書曰齊陳乞弑其君茶左傳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經但據舊策以書耶使無作傳者之詳其事則首惡不發漏網乎以經為據當日作傳者誤爾
開文 讀書記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數益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據此則春秋之有闕文殆因魯史之舊無疑矣

修史主魯 呂大圭曰或問夫子之修史也何以主魯曰夫子魯人也春秋魯史也以魯人而修諸史固其宜也而何疑之有且夫子嘗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夫子修春秋之意也案呂氏此論可以破何氏黜周王魯之說彼見春秋主魯謂夫子以魯為新王不知夫子以魯人修魯史僅僅為諱惡耳其大決天子之防處則仍不能諱如僭郊僭僧僭門僭兩觀及隱公子惡於野之變卒皆直書見義曲筆見貶是史雖主魯義則尊王也豈可厚誣聖人哉

始隱公 春秋託始於隱公者以平王之四十九年適隱元年而魯有終遠之刺天王贈諸侯之妾政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所以肇也此說先儒皆同獨陳傳良以為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戰春秋所以始非也至公羊傳以首隱為祖之所逮聞與或謂隱為讓國賢君或謂隱即位不告皆過於穿鑿者也
終獲麟 春秋何以終獲麟說公穀者以為文成而致麟而作春秋遂以是終焉王通曰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鄭樵曰春秋終於獲麟聖人原出無意歐陽修曰孔子得魯史記自隱公至獲麟遂刪修之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此其說皆非也聖人因獲麟而絕筆初非無所寓義也至謂有麟為漢將受命之符更妄誕不經矣

學分終始 邵子學於李挺之先視以陸氏春秋欲以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焉此學自春秋而始也張子謂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朱子謂春秋乃學者最後事此學至春秋而終也
十二世見聞異辭 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也則定昭哀有聞四世則襄成文宣有傳聞五世則僖閔莊桓隱共十二世又曰所見六十一

年所聞八十二年所傳聞九十六年
時月日不可為獲貶 年月日時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係月月而無時者孔氏頗達正義謂是或史本闕文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如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此當是寫者脫漏也若傳二十八年冬下無甲而有壬申丁丑此或史先闕文雖欲改正無以復知至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乃自文公以上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幾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且他國之告若不以日則魯史所書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修之舊典參差安得齊同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詳畧不可以為獲貶也案春秋之患莫大於以日月為獲貶如穀梁石無知之物故曰之蟲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尤迂曲可笑孔氏史先闕文及後人脫誤二語足以解前賢之惑而登千古之峻矣

讀春秋不可泥一字褒貶 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故也程端學以為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主王姬婚與齊人守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繼書衛侯朔入於衛又書公至自伐衛之類使人比事觀之而失得自見自凡例之說與讀春秋者往往穿鑿重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黃氏震所識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貶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事必有月日至必有他所以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畧之及有不合則又適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有凡例而後作經乎春秋正次王王次春以天子上承天而下統諸侯弑父弑君者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判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天之為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況又於褒貶生凡例耶案史添鄭氏曰以春秋為褒貶亂春秋者也朱子曰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徂棟

經部 春秋

春秋緯演孔圖曰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萬八十字 文獻通考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猶尚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

尊王以天
讀書記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曰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

一燕元徐無黨曰古言數多不一如國語言大呂曰元間大呂盾易列六爻曰初見謂元燕始亦猶是耳若何氏杜氏體元之說胡氏以元燕仁之訓枝節甚矣讀

書言於邇山客胡厚任者以爲金元君本第一目事所託元老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漢明其用當自昔者如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言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漢書並仲舒摠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各史餘論元手審史氏本辭也唐即立之一手再元古史皆然書云太甲元手隹元元而夏商傳亦有再元元之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為法也

正月書王九十二因學紀聞春秋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有三三月書王者一十九原注元年不以有何休謂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後原注二年

正月三月先儒以為至孝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隱公三年春王二月說曰羣公之年正月書王者九十二二月書王者二十七三月書王者十七春秋之法惟元年不以其

事無事皆書王正月餘年事在正月則書正月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王氏與孫氏之說互異以書王之月縱數計之王氏共得一百三十四孫氏共得

一百二十九今春秋經公彙止於哀公十四年書王之月共得一百三十二左氏終於哀公十六年十五十六兩年皆書春王正月恰得一百三十四與王氏總數合伊川

程子然說事在二月則書二月事在三月則書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隱公三年公羊傳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代之後使統其正朔所以尊先聖通三統云傳遂公元年王義及服虔下云孔子作春秋火王正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謂周室之臣忌傳方受之書主每自書王故舉前代祭之人

終其所以真外聖也然友伯照公元年正義曰用虞夏之制三王之法正言周室之目民尊夏殷之德三每月書三轉蓋前代行之

惟才具其言。村家不盡見。周人悲慙。願與是重。過去而愈當。今重二國而怕。則主其益真。但不示吾手。

固正之說。先需議論不同。以為國人持月。具文者凡几。安國鄭氏書成也。以為收用而不文時者。孟子尹川。月氏安國也。以為尋月。具不文皆甚矣。公孫龍冒

氏章成就羣說考之謂孔鄭爲長蓋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八月者五六月也若非五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十二月輿梁成朱

子以為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造橋梁。春秋書雲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蓋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

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穡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之十月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輿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為季夏以四月為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夫蜡祭在十月而言十二月是以

十月為十二月矣。且春秋言春無冰。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冰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

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老周歷則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於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比尤其明白易見者也雖諸曰詩至工鑑言推莫之春公皇來卒將登厥廟莫暮而來卒將焚豈非不敬持之證乎四國篇言日月雖見不

俱晏。四月而直稱夏。五月而暑已徂。豈非時月具不改之證乎。不知比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月。改時而受時出政。乃從夏令。周禮一書。或言王歲。或言王

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閱十二月斬冰之類莫非夏正總之以月起數者周正也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氏克寬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間

歌謠之辭故從舊俗言也可以破盡羣疑矣

周正不改時月 春秋時月皆本周正當時傳之者三家若左氏則見而知之公羊穀梁則或見或聞而知之傳漢及唐初未嘗有異議自宋程伊川胡康侯有改月不改時

之說而明之鑒又成因之宋蔡仲默魏華文有周不改時並不改月之說而明之章本清因之惟趙氏熊氏諸家覺其非是學者猶疑信相半焉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

是三代以前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也。試以經文考之。如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異之故書之。若夏之三月則改曆久矣。震電何足異也。桓九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此冬也。宜有冰而無冰。故異之。若夏之春則冰泮矣。又如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若夏之秋豈復有麥苗耶。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蓋八月也未應雪而雪。故書定元年冬十月雨雪。穀秋亦八月而書冬。若建亥之月則霜不為異。而時亦無穀矣。再驗之。傳如僖五年春王正月日南至。昭二年二月日南至。寅月冬至。已非天道。至卯月則春將分矣。而日始南至。此皆事理所必無者。且春秋一書原為扶持王道而作。若於正朔大典先專擅改易。何以責天下之無王者乎。又孔子不嘗曰吾從周乎。若果用夏正。從周之義安在乎。由是言之。春秋之以周時冠月。以周正紀事。可斷無疑。諸儒顧猶欲執行夏時之說。以紊之殊。未思孔子之告顏淵不遠欲為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與作春秋之旨原無關涉也。

晉用夏正。常用魯歷。左傳時月多與經相違異。如隱六年宋人取長葛。經以為冬。讀書記謂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蓋據書微子之命。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云云。以為朝覲會同。則用周正。朔於其本國。則用先王正朔也。然有不可解者。魯姬姓國也。乃僖四年十二月申生。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不鄭。經書十一年春。又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三十年。經書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以晉人而用夏正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以為非禮。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以為辰在申。哀十二年冬十二月。僖仲尼曰。火星西流。司歷過也。則較周正。又先兩月。讀書記謂經蓋據魯歷言之。案漢書律歷志有黃帝歷。顯祖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凡六歷。而以左氏言失閏者。為魯歷。其說本於劉歆。故讀書記云然。然魯稱東禮之國。而不用天子正朔。尤不可解。竊疑周自東遷以後。頒朔之典不行。諸侯司應之臣。又不盡精於推步。所以列國紀載多舛差。歟。商不改月。秦不改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胡傳以伊訓證商不改月。然漢書三統歷以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為冬至。是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商未嘗不改月也。又以秦始建國書冬十月。證秦不改時。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氏注云。凡月皆大。初正歷後。追改當時十月為歲首。即為十月。謂正月又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劉氏欲曰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改遂以秦之十月為漢之十月耳。是秦亦未嘗不改時月也。

雜取三正。讀書記春秋傳中。雜取三正。多有錯謬。左氏雖發其例於隱之元年曰。春王正月。月而閏有失於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書之君子所不能免也。干支分注。至年大書。御纂春秋直解。春秋為尊王而作。而用魯記年者。本魯史也。後人因以干支與天王之年冠其上。則意善矣。第經所無而增之。則混經且魯公之年大書。而王年分注。置聖人尊王之意。故今特立王年於魯君元年之前。而大書之所以別經也。抑以著尊王之義。不失聖人之旨云爾。案隱元年為己未。平王四十有九年。桓元年為庚午。桓王九年。莊元年為戊子。莊王四年。閏元年為庚申。惠王十有六年。僖元年為壬戌。惠王十有八年。文元年為乙未。襄王二十有六年。宣元年為癸丑。匡王五年。成元年為辛未。定王十有七年。襄元年為己丑。簡王十有四年。昭元年為庚申。景王四年。定元年為壬辰。敬王十有一年。哀元年為丁未。敬王二十有六年。魯失再閏。讀書記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僖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並是魯歷春秋各國之歷。亦自有不同。經持據魯歷言之耳。漢書律歷志六。歷有黃帝歷。顓頊歷。夏殷周及魯歷。其於左氏言失閏。皆謂魯歷。蓋本劉歆之說。

東西二周。丹鉛總錄。東周西周學者。多未分析。高誘戰國策注。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誤合為一城。鮑彪戰國策注。胡文定傳。亦然。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我乃卜澗水東。孔注。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澗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水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則王城成周。決非一處可見。

春秋十二公邦交。黃氏曰。春秋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據諸侯之始也。桓又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尊又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激甚矣。莊公忘父事讐。以求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害。再歲而為慶父所弑。真可閔而無識者也。僖公遭桓齊桓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從是。文公魯急。凡霸王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魯於是始

春秋十二公邦交。黃氏曰。春秋十二公之交。於世者。隱公初與宋伐鄭。後因齊之求。反受鄭賂。而伐宋。此反覆以據諸侯之始也。桓又成宋督之弑。亂助鄭突之篡。尊又不自量。六求宋以平鄭。宋卒不許。復轉而仇宋。其所交於當世者。顛倒激甚矣。莊公忘父事讐。以求昏於齊。致哀姜復踵文姜之惡。身死國亂。二子殲焉。固無足道。閔公八歲而為慶父所害。再歲而為慶父所弑。真可閔而無識者也。僖公遭桓齊桓晉文之霸。會盟征伐。一惟霸主從是。文公魯急。凡霸王之會。鄰國之好。皆委之大夫。魯於是始

齊宣公以公孫遫賂齊立己之私恩終身事齊絕不與諸侯交成公以行父有歸父謀去三桓之私怨大舉伐齊蓋反前人之事齊者以事齊襄公困於齊與邾莒之師晉悼公為之伐齊執邾莒晉平公與楚師兵曾又兩事晉楚昭公伐季氏不克如齊如晉皆莫之救卒死乾侯定公用孔子會夾谷用于路墜三都盟伐皆親之差強人意惜其事不克終哀公時楚衰吳強魯又姑改事吳凡十二公之交於世者如此而其強弱始終之變亦可考焉

春秋百二十國 蘇東坡春秋列國圖說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三等而上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附庸蓋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魯晉楚齊秦吳趙宋衛鄭陳蔡邾許莒杞滕薛小邾息隨處北燕紀巴鄧鄆徐郕芮南燕州梁荀費凡祭宿邾郕舒鳩滑鄭黃羅刑魏霍鄭鄭昭向偃陽韓舒庸焦楊夷申密敗糜莒弦頓沈救濮舒郕白狄賴肥鼓莒魯唐潞江鄆權道桓貳鮒鮒黎六邊際戴箕盂屬項英氏介巢盧根牟無終郝如辰狄房鮮虞陸渾桐都於徐印頓句頓夷任葛蕭年鄭極鄭曼夷戎狄不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朝會盟聘問伐滅入孔子筆之於經即明殺梁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今撮取其著者附錄於後因學紀聞富辰言周公封建親戚凡二十六國成繹言武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荀子謂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漢表謂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後漢章和元年詔謂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皇甫謐亦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也

春秋無義戰 困學紀聞春秋書侵者百五十八而書伐者至於二百一十三蘇氏謂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辭曰伐愚謂孟子曰春秋無義戰非皆有辭而伐也

三大變 春秋三變之說始於蘇氏謂其始也雖幽厲失道而禮樂征伐猶出於天子諸侯不敢肆春秋將何施焉其中也平王東遷諸侯自為政陵夷至隱之世習以成俗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在人心未忘也故齊晉相繼而起東大義以尊周室會盟征伐以王命為首法猶在也故夫子作春秋以繩之及其終也定哀以來齊晉既衰政出於大夫雖之以異越橫行中國天下靡然入於戰國是以春秋終焉案隱十四年莒帥師桓十一年孟盟折經皆貶而去莒蓋大夫初專諸侯之權猶未盡下移也傳二十九平大夫盟翟泉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之盟書士鄒十五年入蔡之軍書卻缺而天下之大夫張夷成二年鞍之戰書以四卿帥師襄十六年澳梁之會晉以荀偃主盟無君之勢至此而極於是上行下效宋樂祁有陳寅鄭軍違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欲處父皆以陪臣官于各家而山彼且強於季孫之陽虎定六年以公伐鄭意在惡季孟與鄭國盟公周社意在惡三桓與國人夫子於定八年充其類以盡其義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而諸侯大夫蔽之矣馮氏李驥謂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僭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者此也然則蘇氏三變之說洵足以該春秋之大局矣

三僭國 鄒仲輿曰春秋三僭國魯僭禮楚僭號晉僭權僭禮如八佾郊禘大嘗之類僭號如楚武王稱王之類僭權如晉襄公徵諸侯入朝晉悼公命諸侯朝貢之類晉十二公 朱子謂十二公各不同隱桓時王室新遷號令不行天下皆無所主莊僭時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時楚莊威強主盟中夏成公時晉悼公出楚始退隱桓而吳楚又爭霸定哀時政自大夫出是以終春秋之世無如之何

用兵十三例 春秋於列國用兵書法不一考之經例其曰伐者皆聲罪致討者也曰侵者皆潛師掠境者也曰戰者兩兵相接者也曰圍者環其城邑者也曰入者造其國都者也其徒其朝市者則曰邊毀其宗廟者則曰滅誅道而勝之者則曰敗惡虜而俘之者則曰取至於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蹕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周氏彘成謂此十三例者通經紀兵之大畧也而有書殺書次之例所謂被善於此者大抵於書殺書次中見之如子突之殺衛樂書之救鄭齊桓之救許救刑皆救之善者也伐而書次其次為若如遂伐楚次於隱是也又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足取如齊桓之伐徐則為魯捍患也伐衛則為周討罪也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牛首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若入若滅若圍若敗之屬經文於二十三戰中絕無予之之辭則大聖人之惡窮兵毒民於此可以得其概矣

春秋先辨王霸 李泰伯曰王伯者人之號非道之目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伯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敵之謂也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敵三代王

而韓漢唐王而敗也呂東萊曰王者憂名霸者喜名王者恐天下之有亂霸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墜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能郭仲輿曰世儒說春秋舍尊周攘夷茫然無據故不得不稱項五霸稱五霸故不得不稱齊晉變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承奉無名故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為攘夷為尊周以諸侯奔走服從為有禮以盟會徵召為當然以因執諸侯辱王臣殺行人滅國併地為霸討一部春秋止為五霸項功德而已嗚呼聖人之情懷鬱千載是誰之咎歟

五霸考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而春秋之五霸又有三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豳伯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應劭作風俗通均主此說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壹卿注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顏師古注漢書於異姓諸侯王表則從杜氏於同姓諸侯王表則同趙氏而去楚莊易以吳夫差又或去宋襄而增吳閭閻數說不同讀書記云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平甫二年不當違例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招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豳伯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執注彭祖名龜竟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所謂五伯亦商時也是知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稱五霸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趙王句踐遂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伯子長在臺卿前所聞異辭然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說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勾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閭閻勾踐為五霸斯得之矣

五霸功過不相掩 邵子曰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以言治春秋又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春秋不貴五霸 郝敬曰世儒以春秋為獎霸謂春秋不即為七王者五霸之力謂五霸若在周室不滅夫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亦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證也七國之從橫五霸盟會開之七王之兼并五霸滅國導之報王藉首獻地五霸扶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獎五霸則從橫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矣然則春秋不為尊秦張儀作俑乎荀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先服鄭 齊楚之霸皆先服鄭范雎李斯之謀皆先攻鄭蓋虎牢之險天下之樞也在魏曰制在鄭曰虎牢在韓曰成皋魏恃險而鄭取之鄭不能守而韓滅之韓又不盟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漢楚爭之在德不在險信矣 春秋尤惡晉 郝敬曰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所惡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與其子孫強梁驕恣惟楚為其所忌故始託於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為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為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擅楚不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擅也齊國猶托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為也故春秋之事半晉春秋所惡莫如晉楚雖驕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微發入朝播賴雖會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楚春秋所惡莫如晉

鄭莊先強 徐揚貢曰鄭雖小嘗與晉夾輔周室時楚僻處江海間未為中國患而莊公以雄鷲之才悉藉先靈用制取當時服服乎有霸者之風焉 吳越後抗 因學紀開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挽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 桓公九合 路史發揮齊侯之為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貴殺之舉又非其盛者衣裳言之會十一而末始歃血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厚而愛民齊桓之盛舉也而夫子以為仲之力者蓋以為齊桓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兼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卿之事故也

悼公三駕黃氏 日秋蕭魚之會晉救鄭因納斥堠禁侵掠是舉也可謂春秋盛德事比於召陵有光焉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七年按去年秋會諸侯伐鄭者晉悼公之初駕也今復鄭而盟於曼城北者晉悼公之再駕也伐鄭而會於蕭魚者晉悼公之三駕也左氏曰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此也李氏廉曰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霸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譽晉文老於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

同盟十六 春秋同盟十有六其二齊桓其十四晉說穀梁者曰齊盟二皆同尊周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曰言同盟服異也說公羊者曰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欲而書同或以惡其反復而書同其義孰傳劉原父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黃氏曰盟而加同者錄當時載書之辭耳蔡邕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決非孔子新筆

盟大變困學紀聞。溴梁之盟。大夫無君。申之會。諸侯皆狄。春秋之大變也。有難澤之盟。而後有溴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後有申之會。君臣夷夏之分。謹其微而已。

踐土之朝是也。今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故以其將朝而出，待見之，而或猶疑其召王過矣。

垂簾伐沈
鄧元錫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大夫之主盟也自垂簾始也大夫之主兵也自伐沈始也

田賦菟閑黃氏曰按經書田賦而三季不言其諸諸家之說甚多惟葉石林云賦不以田用田而舉陳止齋云以邱賦一乘為未

邱邱之六井乃有牛馬之餼今以邱餼爲不足於是以足食賦以足無此三說與左氏所載仲尼稱以邱亦足以田將又不足之說合數錄之又東萊呂氏謂自宣公初稅

故井田之法由此而壞故言初至成公作邱甲邱甸之賦蓋以改作而民病甚矣至宣公用田賦又改法而重賦重於稅故邱甲之為也此又通言魯力賦之始末周學紀

聞三書寇於昭公之時兵權在大夫再書寇於定公之時兵權在陪臣

春秋書郊者九有因卜不言而廢郊者有因牲死傷而廢郊者有不待卜之言而廢郊者有牛雖死傷而必郊者諸說不同或以爲要卜與其養牲不謹或以禮

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或以因不吉而廢郊為失禮又據禮書牲必二帝才有變則卜吉牛以代今以牛死傷而廢郊是又失禮也故書以示讓不知聖人書法乃惡其

不字而曰其物曰目不吉不履交於不字又指者猶收二語二有惡眼之吉字以什公以年更作何品辱至是又支移也故書以行誨不知聖人書於不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墮下之過養柱之慢非春秋所責也

歸諸脰。侯國不守典禮而使宰咺歸謂侯國不供膏饗而使石尚歸脰。經書天子以是終始蓋傷司而致費也。段黑謂石尚史書春秋曾是以爲禮樂

大雲大閣大梵大音 因學紀聞大雲大閣大梵大音 天子之禮也經書大雲二十有一非禮也月令曰大雲天子尊上帝諸侯雲山川是其證也

大雲大勝大勇大長大智 田、新、開、大、雲、大、勝、大、勇、大、長、大、智、以、大、言、老、死、子、之、信、也、然、書、大、雲、二十、卷、一、非、禮、也、月、令、曰、大、雲、帝、天、子、雲、上、帝、謹、侵、雲、山、川、是、其、謬、也、

桓四年不書秋冬 桓四年與七年俱不書秋冬 舊說以為史文先闕而夫子不增或夫子備文而傳寫遺脫此明白了義惟何氏休以去二時為貶天王之下體胡傳因之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削秋冬以見佚罰考定十四年亦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又何人之刑何氏之討乎況春秋編年專為紀事若以貶桓之故削其兩年兩時之事後之人又將何以考實乎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以後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兩截年數畧同而日數加倍近詳而遠畧斷無貶遠褒近之理又桓十二年冬十一月既書丙戌盟武父矣又書丙戌衝侯卒春秋一書無一日而再書者其再書者以為美又夫文有盈義即當有關佚美文不得為褒猶闕文不得為貶也今因闕時闕日而謂為貶桓將十二年之有美文可以為褒桓乎故朱子與劉敞諸家皆主左氏闕文之義誠以桓之弑逆天子不討不待削去秋冬而後見也乃汪氏克寬猶歷舉全經闕文相較以申胡氏之意亦好異之過而已矣

定不書正月胡傳定公不書正月謹始也定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困學紀聞定公六月即位而於春夏書元年正義謂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於古也何義門云是時昭公既薨不書元年則遂無君矣故定雖未即位而先以元年繫之又春秋之變例也春秋古經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案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

春秋策簡 孝經鈞命訣曰春秋策二尺四寸書之服虔曰春秋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九州春秋。習鑿齒有漢晉春秋。王範有交廣春秋。杜松有壬子春秋。孫盛有魏氏春秋。晉陽秋。臧嚴有樓鳳春秋。李公緒有戰國春秋。王韶之有晉安帝春秋。劉九薺有晉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為魯後春秋。崔鴻有十六國春秋。蕭方有三十國春秋。韋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漢春秋。尹深有五代春秋。吳任臣有十國春秋。是則皆倣春秋之名而為之者也。

王通僭春秋 隋王通作元經以擬春秋其僭妄更甚於楊雄之擬論語

王荆公廢春秋
安石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孫莘老之書出一見而忌之自知難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宮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口說世家
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春秋等書又張蒼獻左氏春秋傳與孔氏相類世謂之古文是左氏春秋原有文字所謂口說四家蓋專指公穀鄒夾四人耳

春秋會議二十家 春秋會議二十六卷 宋杜誘集釋例繁露規過章句先儒異同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義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家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輯要旨要集義索隱新義經社二十餘家

春秋本義百三十家
元史類傳程端學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作經初意於是編索前代說經者凡百二十家其書共二十卷

春秋圖文獻通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祭書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許小邾按元豐中楊彥齡亦撰有年表凡二卷

春秋名號歸一圖
圖為傅震鴻續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附初名之左凡二卷共一百六十篇昔同者附焉

春秋二十國年表 文獻通攷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楚鄭呂薛小邾按元豐中楊彥齡亦撰有年表凡二卷春秋經傳地名異字 先儒謂說春秋者必兼包乎郡國土地之目而後可以無憾斯言誠然然春秋地名有見於經者有見於傳者有並見於經傳者其字每多互異如改

記尚然況春秋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李氏云前漢律志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至庚申二月朔四月癸亥至牧野此與武成泰誓日月時皆合亦足以見周自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為春也御纂春秋直解春者歲之首天道之始正者月之首人事之始謂有月為正正始也冠王於正者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子何以為春春為青陽寅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秋之謂也干支之始甲子卦圖之始震復律呂之始黃鐘應鐘之始日至皆天道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紀王制以示後孔子之教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後作邾婁者邾之餘聲蔑者昧之轉聲實一字也蔑杜註以為姑蔑在魯國沂縣南今兗州府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是其地經單稱蔑者惠氏左傳補註云隱公名息姑史官為之諱也儀父邾子克字左傳未王命故不稱爵及與也謂公與邾儀父也殺梁及者內為志胡傳我所欲曰及其實魯史記事必先魯君故何論本國為政他國為政皆書公及屬辭之體宜然也曲禮約信曰誓泣牲曰盟言會諸侯者割牛耳取其血而飲之以盟也周禮王所職其盟會之物我右職掌辟盟之役秋官司盟則更有典盟一官以掌盟載之法是盟會大典也盛世最重其事必請於天子諸侯不得擅為焉今公私求於邾邾亦私至于蔑而為此盟則行禮之中失禮其矣春秋以是為私盟之始故謹而書之而是非自見公羊殺梁泥于附庸稱名之例乃以父為美稱疏家遂謂美其能慕新主考王制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元士以名字通附庸四命較元士又多一命則雖未受王命而已為附庸其通上國自在可名可字之間非必附庸例稱名而不名者遂為美之也泰山孫氏不云乎凡稱盟者皆惡之程子亦以諸侯自相盟誓為非盛世之事然則儀父之稱不過與稱諸叔者同例慕新主之說其尤為臆度而不足據也明矣

邾婁考 邾附庸國名世族譜云曹姓顓頊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苗裔也周武王時封侯為附庸居邾杜註謂即魯國鄆縣是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鄆縣今屬山東兗州府邾公羊稱邾婁與檀弓同戴同六書故云邾與邾同聲實一地春秋時邾用夷故謂之邾婁合邾婁之聲為邾故鄆即邾唐韻正十八尤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鄆案以二字為一字也春秋異文箋列國方音有語聲在前者句吳子越是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鄆此魯穆公當是鄆穆公之訛其改為鄆亦當是邾人自改之耳又濰州有鄆平縣說者以為亦邾地江氏地理考實曰與地廣記濰州鄆平縣古鄆國兗州鄆縣邾文公所遷邑本是二國鄆平屬今濟南府水經源水逕鄆平縣故城北注云有鄆侯國舜後姚姓其非邾國明矣且鄆平縣距鄆縣數百里豈能越遠而遷都魯文公十三年邾遷于繆蓋自國都遷於繆山之下非必自鄆平來也此辨自為明劉鄆史記作繆蓋古今字也

鄭伯克段于鄆 段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左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議失教也左氏之意蓋以段之叛逆固不容誅而鄭莊不能遏其惡於未萌亦不無可議蓋持平之論也胡傳則事罪莊公謂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即位姜氏以國母主於內段以寵弟多才居於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將終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縱使失道以至于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致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春秋故不稱將不稱師而專目鄭目以罪之在伯也陸氏滄氏雖劉氏諸家說與胡傳同近蕭山毛氏獨以為予鄭伯之善全其弟謂以段之惡至于稱兵襲國已不啻無將之誅何難立為對絕如仲公子呂之所請者乃伐之而勝而故逸之奔之此在鄭伯為失刑在叔段為倖免然而春秋反子之者以其于兄弟間尚能善全如此也常春秋誅叛討逆固無歸獄君父而惡惡轉從末減之理然因伯異日有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云云遂信其無殺弟之心則不免為伯所欺夫以伯之雄猜悍上敢于戰其君內忍于對其母初何有于弟其後此之悽惻不忘者殆天理民彝不能盡泯因而覺從前所為為已甚耳觀左氏既而悔之一悔字可見未悔以前殺梁謂其處心積慮成于殺原非苛論特叔出奔共後又奔齊奔莒鄭伯亦明有使餽其口于四方之言而公羊以為殺之殺梁以不殺追逸賊為失親親之道則皆不考實之過此說春秋者所為當事據左氏也鄭鄭地杜注云潁川鄆陵縣也今屬河南開封府

天王 讀書記尚書之文但稱王春秋則稱天王以當時楚吳徐越皆僭稱王故加天以別之也趙子曰稱天王以表無二尊是也吳氏澂曰臣之所天者君也周王為眾侯國之君侯國以王為天也○○御纂春秋直解繫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案此則謂因僭王者

多故加天以別之其說非矣

惠公仲子 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左氏以此時仲子未死而豫為致贈故識之此蓋因二年夫人子氏薨誤認為仲子遂以仲子為尚在耳夫以天王而生贈人之母以國

之臣子而生誥其君夫人啖氏助所謂不辨殺者猶不當爾者杜氏預更以婦人無誥以氏配字釋之可謂誤受之相承矣公羊子云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此言為得其意而殺梁又以仲子為惠公之母考史記年表惠公即位於平王二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不應如此之遠且桓母為宋武公次女如經稱仲子事有明徵自當以公羊為正

○御纂春秋直解繫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天王孔疏云周平王也禮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明王者為天之子當奉若天道也贈者贈喪之物既夕禮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宰官名咺人名宰咺公羊以為士申之者引小宰宰夫為證謂咺下士例書名胡氏安國則以宰為宰宰謂六卿紀法之中也乃承命以贈諸侯之妾故貶而名之以見宰之非宰汪氏克寬張氏溥諸家皆主胡傳蕭山毛氏據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大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弟事天子弟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聘也謂既掌弟事自宜充弟使如此說似下士舊訓義亦可以立存又宰咺之贈左氏公羊皆云贈惠公及仲子惟程子以為贈惠公之仲子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禮例之左氏公羊說恐未可易也

及宋人盟于宿 杜注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今無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此參盟之始○欽定春秋傳說左氏云公立而求成似謂公自盟趙氏匡劉氏微皆主焉胡傳謂內外皆微者以有宿國之君故志之亦通若殺梁以宿為邑則非矣又謂單者之盟不日凡盟皆不日不日關也

祭伯來 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為朝公羊獨以為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為祭公羊獨以為祭據啖氏助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文則謂來為奔者非矣據孔疏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封絕滅食米于王畿也路史亦謂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今開封府東北五十里之祭伯城是也又釋例云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則謂伯為字者非矣不書來朝對祭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故不與其朝以正其罪此論較精而義尚有未盡○御纂春秋直解祭伯數內諸侯為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為好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以傾國挾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生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公子益師卒 何氏休曰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益師者名諸侯之子稱公和公子之子稱公孫趙氏匡曰外大夫卒春秋不書書內大夫吾史也不書葬降於君也孫氏復曰益師孝公子內大夫內大夫生死皆曰公子公孫與氏不以大夫目之者惡世祿也宋子曰內大夫卒而魯外大夫是別內外之辭家氏鉉翁曰內大夫卒或曰或不日載有詳畧而非獲貶惟公羊之說近之謂愈遠則不得其詳故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異

春 范氏箕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王以配之所以見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者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月繼事不則月而不書王書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貽也惟桓有月無王以見不奉王法耳毛氏春秋傳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以書月則其所書者皆冬月而非春月故書王月此春王之月也此不特寅月為春即子月丑月而無非春也何也王故也若無月則何王也

公會戎于潛 公會戎于潛左傳云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據此則是先世舊盟有不得不修者殺梁乃以會者外為主謂知者慮義者仁者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我危公也何氏休亦謂書會蓋其意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聘時不得踰境梁危公踰境似皆非經意蓋戎即徐戎費誓但茲淮夷徐戎並與注云徐戎在魯東故書序謂徐戎並與東郊不聞是我本與魯接壤者杜注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武城今山東兗州府曹縣是故戎城是也潛杜注亦以為魯邑則此會當是戎來而公會之未嘗踰境何足為公危安國胡氏以公之外夷當之謂嚴內外之旨亦謂會戎之本在魯郊故耳然則公會戎何以書諸侯非有天子之事出會諸侯猶為非禮况戎狄乎顧者方會戎于潛秋八月又及戎于盟原雖舊好之修也而於禮亦俱失據事直書其是非得失自可於言外見之矣

晉人入向 此入國之始也晉向也晉國名杜注晉城陽縣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又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今屬江南鳳陽府懷遠縣左傳晉娶于向向養不安于